

虚构一个008

□袁有江

一切都模糊不清。好像眼镜片布满了水汽，又像眼睛被糊住了。我被他们折腾得焦头烂额，急切地想逃离。但我知道，此刻，只要谁过来推醒我，一切就结束了。我能隐约听到，好像是娘在厨房剁辣椒，打算腌制萝卜干，我还能闻到飘来的几缕辛辣味……我仿佛睡在老家的卧室。于是，我拼命地喊叫、捶床，希望娘能过来将我推醒。可她不闻不问，急得我想骂娘。

有人说，这就是梦魇。人的大脑一半已经醒来，另一半还陷在梦里。

但我终究还是起了身，站在新家阳台，正往下俯瞰。突然，半空中一个近乎空洞的声音对我说，你去写小说吧，虚构一个精英人物，让他为你做事，他能做你想做而做不到的事。眼下，我确实正被两件无法解决的事困扰着，它们让我疲惫不堪，精神萎靡。其中一件事是一家客户千方百计地要赖，拖欠我近百万的货款不付。我跟他打了两年多的官司，至今一无所获。眼看我就要发不出工资了，他还在到处游山玩水。另一件事是，某局的一把手和二把手斗气，把我们当成了他们争权夺利的牺牲品。二把手判定我们的工程合规，一把手偏说不行。

听到有人这样说，我赶紧躲进书房，打开电脑，立即进入写作状态。我想着能左右这两件事的对象，想到以莱克刚，或许我该写一位年轻貌美的女性去勾引他们……想一想又觉得不妥，还是写一个孔武有力的男性处理更快。于是，我开始虚构一个地域、邦国、来历无考、近似石猴诞生、形象和能力上又近似詹姆斯·邦德式的人物。我将他命名为008，以便我们沟通。

2

说来也奇，我刚写完这一人物，空气中就传来一个声音说：我是008，你写我出来，想让我帮你做什么？我吓了一跳，赶紧起身四处张望，一个人影也没有。疑惑之际，那个声音又说：你别找了，我就是你刚写的人，住在电脑里。我这才注意到，声音是从电脑的外接音箱发出来的。

我说：你能现身让我们见一面吗？

他说：不能。因为你还没写出我的长相和穿戴。我不能像怪物一样，赤裸裸地现身吧。

我想了想说：如果我写了，你能出面帮我处理麻烦事吗？

他说：当然可以，你塑造的我，你就是我的主人。但你要赋予我一些超能力。

我说：你需要什么能力？

他说：我要有孙悟空那样腾云驾雾、变化多端的能力。

我说：我马上就写。他又说：你还要写，我具有中英文随便切换，熟练操作各种电脑，且过目不忘的能力。

我说：你要这些能力干什么？

他说：我需要完整地查看你的资料，上网查看当下的法律、法规资料，以便能合理合法地处理你的情况。你不希望我采用非法手段吧？

我说：行，我马上都写给你。

不到二十分钟，我就按照他的要求写完了。

我将写好的文字用A4纸打印出来，下意识地对着我身后白色的墙壁。我想象这张纸就是投影仪，墙就是屏幕，008可以随时出现在屏幕上跟我对话。然后我点上一支烟，静静地等着他的出现。没想到，他突然以全息影像的样式，直接在我对面两步远的空气中，泛着蓝色的荧光横空出现了。他理了理领带结，扯了扯西装下摆，说：感谢你将我写得这么完美，又让我穿得这么体面。再说你要办的事吧。

我说了我的两件麻烦事，也说了我想要的结果；连本带息收回我的货款；要他们不找我的麻烦，让我能安心经营我的公司。

他说：知道了。

说完，他就在我眼前淡出了。

很快，我就连本带息收回了我的货款。赖我账的那家公司的负责人梁总还给我打电话致歉。他说：没想到老兄你手眼通天

啊，现在我们贷款已经结清，还希望你能高抬贵手，放我们一条生路。我刚说出“可以”，另一个电话打进来了，是我们公司的经理。他跟我说，判定我们工程不合规的一把手，因贪污受贿被人实名举报抓起来了，我们潜在的麻烦暂时消失了。

我一时激动得全身颤抖，急切地想见到008，想跟他说谢谢，还想跟他说说我的其他愿望。我躲进书房，打开电脑，不停地敲打键盘，写着：“你在哪里，我想见你一面！”我支棱着耳朵，眼睛盯在上次008出现的地方，一边耐心地等着他降临，一边具体化我被激起的其他欲望。也许，我应该叫他去帮我找一种

可以让我返老还童的灵丹妙药；让他去阴曹地府找到生死簿，划掉我的名字；让他帮我在每期双色球开奖之前，从内部搞到中奖号码；还有，我要重新开启我的人生。

3

我等得心力交瘁，008一直没出现。

“啪嗒”一声，跳上写字台的猫，将无线鼠标碰掉在地板上。我一个激灵，从梦中完全惊醒了。大花猫瞪着两只绿莹莹的眼，坐在写字台上看我。我下床走出卧室，外面骄阳似火，三角梅的叶子有点灰暗打蔫。



秋色

图/新华社



半首好吉他

□马海霞

他27岁那年，就在我们公司门口摆摊卖着菜。因为他喜欢穿白衬衫、牛仔裤，留着长头发，没顾客时就坐在卖菜车后面弹吉他的印象深刻。有一天我加班，下班时已过饭点，刚走出公司门口，就被吉他声吸引。落日余晖洒在他身上，微风吹动他的长发，青春的气息弥漫在空气中，像是青春偶像剧里的一帧画面，很文艺，很浪漫。我上前去买了份看菜，便跟他聊起来天。

他竟是我同村的老乡。当年考上职业中专去读书后，本来在一家国企有份体面的工作，但后来单位经济不景气，他下岗了。因为学的是厨师专业，他便摆摊卖起了看菜。

我们公司附近工厂很多，他的看菜生意挺红火。有人夸他看菜好吃时，他毫不客气地说：“肯定好吃呀，我可是专门去职业学校学过厨师的。”有人夸他弹一手好吉他时，他却自谦道：“一手好吉他谈不上，半瓶醋的水平，顶多能弹半手好吉他。”

有一次，我又去买他的看菜，听他和邻摊卖煎饼果子的大姐闲聊。大姐说：“你有文化，应该找份稳定工作，摆摊有点可惜了。”他却说：“我想趁年轻自己创业，先摆摊攒点钱，然后租间门店，开家看菜店。等生意做好了，就开连锁店，店名我都想好了，叫‘半首好吉他’看菜店。”想了会儿，他又补充说：“不是一只手的手，是首先的那个首。意思就是，没顾客时弹首吉他曲，就会来客人了。”他似乎很满意自己的说法，得意地翘起了嘴角。

可惜的是，他的生意并没能做下去。半年后，我们公司附近摆摊做着菜生意的越来越多，有些人搞恶性竞争，搞价格战，这令本分做事的他生意受到很大影响。不久就再没见到他，听说，他妻子想去南方，他就没再卖看菜，和妻子一起去南方做起了服装批发生意。

我没想过会再次遇见他。那天，我在一家餐厅吃饭，突然就见到他走了进来，大概有十多年没见

了，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他来。他一身黑色运动服，身上还有些灰尘，有些谢顶了，看上去沧桑了不少，当年的文艺青年已变油腻大叔了。我有些兴奋地和他打招呼，他居然也认出了我，便在我旁边那桌坐下，和我聊起了天。

他说他现在在开货车，跑省内运输，刚帮人送货到附近，等他们安排卸货，他就到旁边来吃口饭。我问他，现在还弹吉他吗？他说，弹呀，不过这么多年，没啥长进，还是“半手吉他”的水平。他笑说：“有休息时间，别人抽烟、看手机，我就取出吉他弹一会儿，提神，还比抽烟强，健康又省钱。”

我冲他竖大拇指，他笑着打开微信给我看他的微信名，真的就叫“半首好吉他大叔”，微信封面就是他抱着吉他，依靠在货车车门旁。

不过，他又说不想干这活了。脏累倒是不怕，就是装货时间不定，需要24小时开机待命，老板随叫随到，心累。他打算换份工作，

还是开大货车，不过想跑长途，路途远，但自由，还可以到处去看看，比如他想去新疆。

我劝他，快五十的人了，开大车跑长途真的会很累，为啥不干点轻松的活。他说：“家庭不允许呀，现在一个孩子上大学了，一个孩子在读初中，还得再奋斗几年。”

我们叙了一会旧，谈起了他当年在我们公司门口卖着菜、想开连锁店的往事。他感慨：“那时年轻呀，把未来想得太美好。”

吃了饭，有人给他打电话，大概是货已卸完，他便告辞匆匆离去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不由感慨，生活不是偶像剧，并非放下面子、付出努力就能实现梦想。大多数人为了家庭，不敢任性追梦。但令人欣慰的是，这位“半首好吉他大叔”始终没有被生活完全裹挟，再忙再累，也要为自己留半首吉他的时间。这个爱好，也是青春岁月留给自己的一份念想与鼓励。吉他未老，大叔也依然很文艺。



讨厌的人

□明光暗影

已是一身狼狈，成彻头彻尾的“落汤鸡”了。马克仁一边找衣服去卫生间洗澡，一边愤愤不平地骂道：“这该死的物业保安，只有春节时想讨红包时才能见到个笑脸，平时一点服务意识都没有。”

洗完澡，马克仁又打开冰箱，喝了一口“忘忧水”，依旧立马见效，烦恼全无。

说来也神奇，自那天后，马克仁居然再也没在小区门口见到那个保安，这人如同先前他的那位领导一样，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似乎从来不存在一般。

这回马克仁似乎觉察到了什么，不由得嘴角微微上扬，开始盘算起自己讨厌的人，从陌生人——坐地铁插队的、随时随地吐痰的、遛狗不拴绳的、看病托关系加塞的、办业务时板着脸的，尤其是开电动车不遵守交通规则横冲乱撞的……又到相熟之人——背后说人坏话的同事，爱显摆且势利眼的亲戚、频繁发链接求赞求投票求砍价的微信朋友、一天发无数条朋友圈的微商、日日催婚的七大姑八大姨……每想到一个讨厌的人，马克仁便觉得一股寒流涌上心头，气得口干舌燥，难以平息。一到家，他便立马打开冰箱找水喝。冰箱里整齐摆着一排金灿灿包装的饮料，美其名曰“忘忧水”。马克仁还记得上次小区楼下不知什么公司过来搞活动，大促销，那个一身白袍像医生模样的销售当时拍着胸脯说着“喝了包你烦恼全无”之类的话。马克仁倒不信一瓶饮料有多神奇，只觉得包装好看又便宜，买两箱还送一箱，便搬了三箱回来。没想到这“忘忧水”确实解渴，仅喝一口，就让人神清气爽，润喉沁肺，火气顿消。

第二天上班，马克仁发现，领导一天都没找他谈昨日修改的文案，甚至一整天连领导的影子都未见到。问同事也一概“不清楚”，仿佛这个人并不是这家公司的，甚至从来没有存在过。无论如何，马克仁很是开心，终于能够按时下班了。

不过天公不作美，早上明明还是个大好晴天，骄阳似火，下班后一出地铁站，却下起了瓢泼大雨。马克仁没带伞，只好一路冒雨冲回小区。偏偏“屋漏偏逢连夜雨”，到小区门口马克仁才发现忘了带小区门禁卡。站在铁门外，他朝一旁保安亭里的保安挥手，又指了指大门。保安明明瞧见他，却并不理会，跟木头人似的。雨越下越大，一时也无人进出，马克仁已浑身湿透，他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保安亭跟前去敲窗：“麻烦开下门，忘带门卡了。”

“哪一栋的？”

“二期8栋1107。”马克仁焦急地掏出手机，打开微信里的业主群，指给保安看，“我真的是这个小区的。”保安这才慢吞吞地去找开关，小区那道电动门缓缓打开。马克仁迅速冲进小区，向家奔去，到家

是不是去了长途旅游。

这天晚上，马克仁乘坐电

梯时又遇到一个顽皮的小孩，在马克仁进电梯时正将所有楼层的按键都按亮了。虽然在马克仁冷冷眼神的注视下，小孩又一一按熄了那些按键，但回到家后，马克仁还是喝下了最后一口“忘忧水”。只是当他躺在床上准备入睡时，却辗转反侧，因为他想到如果这个小孩不见了，他的家人会如何？自己明明可以跟小孩好好说，教育一下他下次不要这么干就可以了。自己刚才那副冷漠凶狠的样子，会不会也让那个小孩觉得讨厌呢？继而他想到更多，比如那些他讨厌过的人真的有那么讨厌吗？为什么自己讨厌的人会那么多呢？自己会不会也是别人眼中那个心胸狭窄、小鸡肚肠的人呢？想来想去，马克仁竟开始有些讨厌自己了。

翌日清晨，没人再见过马克仁，也没有人想起曾有过这样一个人。

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

